

重磅

主打

“老生常谈”继续谈

——《榕下微言》自序

■李伟明

(一)

为了与此前出版的同类集子《松间轻语》相呼应，我将这本新书取名《榕下微言》。

这本书，我首先是把它当作一本干部读物来写的。尽管由于种种原因，未必能达到这个效果，但出发点是明确的。全书主体共95篇文章，分为三辑：为人须智、为政须廉、为学须实。分别说的是做人、用权、读书等方面的事。这些，都是公职人员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。当然，公职人员不可能脱离社会环境孤立存在。这些相关的问题，与社会各界同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所以，这本书的读者，也不仅仅限于公职人员，还可拓展到与公职人员关联的所有群体。

其中最核心的，是“廉”的问题。我一向认为，关于廉洁教育，并不需要太高深的理论，只要发自内心把它当回事，一些浅显的道理足矣。它所需的不是讲得多深奥、多精彩，而是经常说，反复提醒。它还不能孤立地就廉说廉，而应适当拓展外延，从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说起。

我这些文章，自然谈不上什么深度、新意，它们充其量就是“老生常谈”而已，但我觉得确实很有必要继续谈谈。比如做人的问题，这是做任何事情的前提。一个人对待生活中遇到的各种情况，如果没有正常思维，便可能导致不合常理的行为。所以，理智分析、妥善处置问题，是现代入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。比如用权的问题，这是公职人员履职的关键。为什么反腐力度如此之大，还是有那么多人重蹈覆辙？与他们毫无纪法意识、毫无敬畏之心有关。如果讳疾忌医，不愿意面对这些问题，迟早会在这方面栽倒。又比如学习的问题，这是一个人素养提升的根源。我觉得，干部应该是读书人，否则，不可能把工作做到极致，不可能在事业上追求长

远。读书明智，读书明理，读书明志。今天的干部更需要读书，否则难以赶上瞬息万变的时代。可惜，当前的读书氛围还是有限，尽管有些学习是制度化安排，但在落实的过程中总是难免打折扣。有感于此，我认为有必要呼吁干部回归书桌，亲近书籍，推崇文化，增添文气，以深邃的思考领悟人生真谛，以高度的自觉远离庸俗之气。这也是实现“不想腐”的题中应有之义。

(二)

有些人以为纪检监察干部最喜欢为难别人。其实不然。相反，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干部们不要出事，尤其不要出大事。人总是有同情心的。看到别人的人生成为负数，心情怎么可能好得起来？即使在我们这样的小地方，每年都有干部要被采取留置措施，清除出队伍，成为可怜可悲的“阶下囚”。每一名留置对象，都让办案人员心情难以轻松；每一名干部被送进监狱，都让我们摇头叹息；每一个“落马”人员的故事，都足以让大家陷入沉思。

这些干部出事，原因各异，但在根源上，还是因为“三观”不正。同时我们还要看到，与这些人串在一起的，可能还有若干名老板，以及亲属、身边工作人员。他们相互作用，互伤互害。他们太需要纪法教育约束行为了，太需要廉洁文化滋养心灵了。

我常想，怎样才能让公职人员尽可能避免堕入深渊的悲剧？怎么才能让反腐败获得最大的支持，汇聚成磅礴力量？怎样才能让更多的人从自身做起，真正把风清气正的环境营造好？我觉得，在加大查处力度、强化制度建设的同时，必须把教育做得充分，把道理说得明白。

基于这个目的，只要有机会，我

总是在不同场合苦口婆心多说说廉洁教育的话题。不管是对干部，还是对社会各界。每次讲廉政课，我更是患职业病般喋喋不休，恨不得把自己掌握的有教训意义的案例全用上。我写下的这些“老生常谈”，也试图从这些方面作出努力，让更多的人接受，所以并不追求宏大的声音，也不追求高尚的站位。对涉“公”人员来说，警钟长鸣，多谈论这样的话题，就一定可以减少出事的概率。

(三)

赣南多榕树。在江畔行走，常可遇见虬根暴起、冠幅广展的大榕树，是一道让人驻足流连的风景。城区的行道树，也常选榕树。榕树根系发达，生命力旺盛，适应环境的能力强。它们长得高大，而且长寿，很受市民欢迎，赣州人引以为“市树”。看到古榕茂盛苍劲的样子，就让人想起“有容乃大，无欲则刚”这句话。榕树能长到这个境界，说不定还真是因为具备这种“心态”呢。这，也可以说是榕树的真实写照。

以前农村人多，没有什么会议场所，人们便常在大树下聚会谈天说地。如今城市化了，多数人已进城，这种场景自然少见了。不妨想象，如果有这样的场所，人们依然三五成群小坐片刻，谈人生，谈理想，谈“三观”，让道理越说越明，让思想越说越正，让涓涓细流汇成滔滔江河，让崇廉拒腐、奉行正道成为时代强音，让遵纪守法、公平正义成为社会主流，那么，文明必将为此前进一大步。

行稳致远，也是一棵棵大榕树的生动实践。榕下，可以让我们深入探索，畅所欲言。

联想到这些，于是我牵强地把这些细微的声音，和魁梧的榕树结合起来，做成了这本《榕下微言》。只希望有那么几句并不响亮的话语，能与读者的心弦引发几许共鸣，又因为大家的助力，让它们传得更远。

乡愁是恒久的思念

——读余光中先生的《乡愁》

■文 芳



《乡愁》是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创作的一首现代诗歌，它以简洁质朴的语言，深刻地表达了诗人对故乡的深切思念和对家国情怀的深沉感悟。这首诗在华人世界中广为传诵，成为表达乡愁情感的经典之作。

小诗感发自然，情意缓缓流淌。分别以“邮票”“船票”“坟墓”“海峡”为象征意象，承载着诗人不同时期的乡愁情感。“邮票”象征着诗人童年时代的乡愁，那是母亲和孩子的温馨亲情，是对家的记忆和思念。小小的邮票，成了诗人心中乡愁的载体；“船票”代表着诗人青年时期的乡愁，那是爱人之间的离别和思念。船票见证了诗人与故乡的物理距离，以及内心深处对故乡的依恋；“坟墓”意味着诗人中年时期的乡愁，那是对于生死的感慨，对于逝去亲人的怀念。“坟墓”成了诗人心中乡愁的寄托，也是对生命和离别的深刻思考；“海峡”象征着诗人晚年时期的乡愁，那是对于统一的热切期望。海峡不仅是地理上的障碍，更是心理上的隔阂，但它无法阻挡诗人对故乡的思念和对国家统一的渴望。整首诗以“乡愁”为主题，通过四个阶段的情感变化，展现了诗人一生对故乡的眷恋和对家国情怀的坚守。

末句甚是精妙。作者心绪随一湾浅浅的海峡扩延至“我在这头，大陆在那头”的怅然，乡思渐涌，可谓未下眉头，已上心头。最浅的海峡，最深的乡愁，是余光中对台湾岛的描述。对于从小在南京出生，9岁逃过南京大屠杀一劫，后随母亲告别大陆，一别就是半个世纪的余光中来说，乡愁就是一种记忆。乡愁，亦是恒久的思念，也成为一张无法挣脱的网。离开越远，故乡越大；分别越久，思念越浓。1971年，阔别大陆二十多年的余光中写下了《乡愁》，虽说成文仅仅用了二十多分钟，但是这种魂牵梦绕的情感，沉淀的乡愁，早已在余光先生的内心酝酿激荡了二十多年。

余光中生活的年代，颠沛流离是人生常态。余光中一生都在跋涉，走过很多地方。但不管走多远，不管走过多少地方，故乡只有一个，那抹乡愁挥不去，根生心底未曾枯。

《乡愁》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，是因为它触动了人类共通的情感——对家的思念和对故乡的眷恋。这种情感跨越时空，无论身处何方，都能引起读者的共鸣。同时，这首诗也体现了诗人对家国命运的关注和对国家统一的期盼，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。

一个人的乡愁是渺小的，一个民族的乡愁是渗透在历史、记忆中的。当历史、记忆以文化的载体出现在世界时，乡愁就和我们如影随形。叶嘉莹先生说：“凡是最好的诗人，都不是用文字写诗，而是用整个生命去写诗。成就一首好诗，需要真切的生命体验，甚至不避讳内心的软弱与失意。”春风和暖，《乡愁》读来却觉别味与深长……

爱的伤痛与回归

——读王跃文的长篇小说《爱历元年》

■李玉辉

中村的出现……家庭、道德、爱与宽容的力量，终于使孙离与喜子的情感得以涅槃，两颗备感伤痛和孤独的心得以再生。最终，他们重启爱历元年。

小说充满着家长里短的生活风味，一打开书本，你就会身不由己地走进那份展开了的日常生活画卷里。“半夜醒来，月亮照在窗外清凉的樟树上，朱梅芳安静地躺在他的臂弯里。月光下的妻子，比白天更好看。”这是孙离的回忆，这样的生活是静静的，也是甜蜜的雅致的。

然而时光总是把旧的岁月侵占，打败和稀释，人亦如此。一个叫李樵的女人温婉地出现了。“孙离喜欢安静的女人。有的女人话其实并不太多，可她给你的感觉就是太少了，张嘴就是噪音。李樵说了那么多话，她却是安静的。她朝你微笑，那弯弯的眼睛里，似乎弥散出一种叫你安静无

比的物质。”中年的孙离很快就掉入了李樵的温柔乡里，而喜子也有了自己的情感秘密。夫妻二人在各自热烈的艳遇中沦陷，谁也没有再提过那个属于他们夫妻俩的纪年，看似平静的家庭濒临崩溃。直到小侄儿的到来为这个家庭带来了爱与宽容，使两颗倍感伤痛和孤独的心得到救赎。

王跃文曾在采访中这么说，《爱历元年》想反映的是“无病呻吟、却有大病……我想通过这部小说跟读者朋友们一起喊一声疼，让我们一起面对我们必须面对的人生。”

是的，最好交情见面初，美好的时光似乎永远都在初相爱的时候，这是所有恋人的梦想。但生活是曲折坎坷的，它充满变数，它让那一颗初心成为昨日黄花，于是，悲戚哀愁便弥漫了整个天空。而王跃文，而《爱历元年》，则让我们在生活与精神困境、时代与社会变迁中找到了出路——那就是怀着初心，回归日常！



《爱历元年》是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王跃文的一本情感之书、命运之书、人性之书。爱历，指主人公孙离和喜子为了爱情而定的属于两个人的年历。但动荡的生活遭遇，使他们一度离开了自己的爱历，喜子有了自己的情感秘密。而孙离与李樵从相识到难舍难分，看似平静的家庭濒临崩溃。侄子大山的到来，朋友马波的家庭闹剧，亲子错抱的打击，小英在城